

回味无穷的南国之行

梁君健

虽然此前来过广州若干次，但与赫赫有名的中山大学总是擦肩而过。今年冬天，我在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苦读人类学偏门著作时，开心地收到邓理峰师兄的会议通知，立即就毫不犹豫地提交了一家三口的报名表。

一、回到读书人的初心

这次论坛的题目很有新意，暂时放下了诸多重要研究话题，指向了带有个人色彩的学人与书籍的关系上。我向来不敢以知识分子自居，只愿称自己是一个读书人和纪录片工作者，看到这次论坛的主题之后，十分欣喜，挑选了一本在自己的学术研究和纪录片拍摄过程中都很受益的《历史学家的技艺》，向大家报告自己研读的体会。

我们第一组由朱丽丽和李艳红两位女神姐姐作主持和总结。在讨论的过程中我惊讶地发现，多友们介绍的对于自己最有价值的那本著作，不少都和史学有关，例如《国学治学方法》、《治史三书》、《从莎草纸到互联网》、以及《大萧条的孩子们》。多友们对于这些史学书籍的阐发，又和其他两类集中出现的著作呼应了起来。一类是关于方法的思考，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比较媒介体制》、《理解社会网络》、《社会学的想象力》等；另一类则是关于学术志业和学人情怀，例如赵鼎新对社会运动的关心、韦伯的以学术为业等等。这三类问题在 CC 老师的《超越西方霸权》中得到完美的结合，这本书被多友们不断提及，由此可见学术教父的深远影响。

分组讨论完之后听到另外两组的分享，越发觉得今年论题相当有学术史的价值。三十多位学人的分享可以视作特定时空之下某种特殊的自我报告，从中能窥见这一代华人青年传播学者的思想来源、方法依归和学术生活。设想再过十年二十年，后一代的学人从这些文字中回看吾辈，不知当作何感受啊。



二、与《阿罩雾风云》再续前缘

这次论坛，蒙 CC 老师和中山大学诸位老师的信任，命我担任李岗导演放映交流会的主持。为此，我临行前从笔记里翻出了前年观看《阿罩雾风云》上部时随手记下的一些文字，作一点功课。那是在城大访学期间的难忘活动，李岗导演恰好携片来映，并和观众座谈。他在映后交流中反思了忠奸二元化的政党史观，希望关照具体历史情境中的个人，通过对他们的情感和选择的探究，提供一部不同于历史教科书的历史参考书。

下午的放映会之前，我惊喜地获知，原来这次要放映的是更加精彩的《阿罩雾风云》的下部。上部戛然而止于 1895 年日据时代，这一部则讲述了从 1895 年到 1956 年期间更加跌宕起伏的当代历史。上下两部影片的风格十分统一，蜡像式的重现表演尤其是我的最爱。对于历史题材来说，不论是 talk head 还是情景再现，归根结底并非历史本身、而是给我们提供了想象历史的依托；在美术和道具尽力还原历史情境的同时，蜡像式的表演反而止于了无限趋近之前的一个固定位置，为观众形成自己头脑中的历史意象留足了空间，可谓是“亢龙有悔”。

影片通过个体和宗族的线索，串联了晚期中华帝国、日据殖民时代和国民党戒严统治的三个重要历史时期。这种以小见大的方式，暗合了上午很多老师对于社会学想象力的呼唤，给我们探究历史中的微观个体与大事因缘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影像的范本。观毕，我更加理解李岗导演执着于这个题材数年的缘由：这种出人意表的精彩，果然只有上天才能够写得出来；而这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对于探讨今日的台湾论题实有重大价值。李岗导演待人接物时的敦厚温和与影像创作中的历史情怀，更是印证了文如其人的古训。



三、再会与初见：妙不可言的缘分

参加这次论坛之前，我就结识了中山大学的很多学友。最早是 2013 年夏季和志安兄一起在台湾政治大学短期访学，我不仅领略了小超人的多面风姿，而且也正是从他的口中得知了城市大学的青年学者项目。当年年底，我就提交了项目申请。2014 年 4 月份顺利来到城大，遇到了数年不见的邓理峰师兄，在沈菲老师组织的讨论中聆听了他入职中山大学之后对

于危机感知的精彩研究。待到 2015 年在南大举办的第一届多闻论坛时，又有幸认识了李艳红和龚艳芳两位美女教授，并且亲眼目睹自北京过来参会的家银兄被她们当场“抓捕”回广州的“惨剧”，顿时对志安兄打造的这个学术帝国大起崇敬之心。因此，今年虽然遗憾于无法回到城市大学重访，但这次能够在中大传院见到旧相识，结交新多友，也倍感兴奋。

今年的海岛行吸引了各个年龄段的多二代，既有“奔三”（多三代）在望的花样少年，也有“奔三”（三岁）在即的小宝宝们。随遇而安、自得其乐，在多二代身上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和读书一样，多二代之间的情谊也很看缘分。我们家的泠泠生日是 8 月 30 号，在幼儿园从来都是最小的妹妹，这次出门，第一天晚上吃饭就遇到了孙老师家可爱的小颗颗，终于满足了她当姐姐的愿望。此后的一个星期里，她一见到颗颗就异常兴奋，送出了好多颗糖果，还不停地提醒我们记得要孙老师的电话号码，以便她能常常给小妹妹打电话。书乐夫妇中途加入，她们家的羽杰和泠泠成为了最铁闺蜜，回到广州之后还继续又呆了一天、巩固情谊。两个家庭也因此相约，回到北京后一定要克服清华西北门和清华西门之间并不十分遥远的距离，让小闺蜜们继续一同玩乐。

这次途中的一个最为奇特的发现是，我和周逵居然是同年同月同日并且还是同一个时辰出生的。我们俩在清华是多年的博士师兄弟，毕业后又同在北京工作，但直到第一天会议结束，在夕阳西下的傍晚江畔，小郡主博士在验证纪录片大叔的真实年龄时，才偶然发现了这个天大的秘密。当晚，我们借着中大的美酒，在 CC 老师的主持下遍告诸桌，正式确立了孪生兄弟的关系，并且暗下决心，要紧紧追随张洪忠老兄的领导，在明年夏天为多友们准备一次独具特色的帝都之旅。